

“久病多瘀”用针灸三通法的临床体会

代 朴 丁

(陕西省汉中市人民医院, 汉中, 723000)

摘要 久病不愈多有瘀证。列举久病血瘀验案5则,叙述施用针灸三通法的治疗过程,并阐述临床体会。

关键词 久病多瘀;针灸三通法;针灸疗法;火针;放血疗法

Clinical Acquaintance of Santong method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in Treating Prolonged Illness Induced Stasis

Dai Puding

(Hanzhong People's Hospital of Shaanxi Province, Hanzhong 723000, China)

Abstract Prolonged illness usually induces blood stasis. Five of the author's clinical cases of prolonged illness induced stasis treated by Santong method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were introduced in this article, as well as some of his clinical acquaintances.

Key Words Prolonged illness induced stasis; Santong method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herapy; Fire needle; Blood-letting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3-7202.2013.09.033

清代著名医家叶天士指出“大凡经主气、络主血,久病血瘀”“初病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王清任亦认为“久病入络为瘀州”,其均言“久病多瘀”之理。笔者近年在针灸临床中依据此理论,采用针灸三通法治疗一些久病血瘀患者,屡获佳效。现择5例介绍如下。

1 典型病例

例1:某,女,46岁,2011年1月15日就诊。主诉:全身风团反复发作17年。患者17年前于田间劳作时突发呼吸困难、恶心呕吐至昏迷。急送当地医院治疗后好转出院。此后腰背、腹部及四肢于每日傍晚至夜里出现散在大小不等、红白相间的风团疹块,最大约10 cm×8 cm,最小约0.5 cm×0.3 cm。瘙痒剧烈,身微热喜饮,烦躁不安,寝食不宁。屡经中西医治疗能暂时缓解,数日又复发如旧。皮肤划痕试验(+).二便可,舌红苔微腻,脉弦略数。诊断为慢性荨麻疹(瘀热互结证)。以强通法及微通法治疗。取大椎透身柱、血海透百虫窝、曲池以毫针刺刺,捻转泻法1 min;于肺俞、膈俞、肝俞及神阙穴周围三棱针点刺拔罐放血。毫针每日治疗1次,6次1个疗程,每次留针25 min。放血5日1次。经治月余诸症悉除。随访1年后偶有双手腕处散在黄豆大丘疹复发,余未出现。

按:本案病久而见营分有瘀热。肺主皮毛故取肺俞,神阙祛邪扶正,膈俞、肝俞、血海透百虫窝活血通络,意在“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取大椎透身柱、曲池乃清泻营分热。

例2:某,女,50岁,2011年9月17日就诊。主诉:左侧头部间断发作性疼痛16年,加重1年余。16年前因家庭纠纷诱发左侧头部搏动样疼痛,呈间断性,每次

发作持续约5 h至1 d不等。口服布洛芬及休息后症状能缓解。此后常因情绪受刺激及气候寒冷而诱发,近1年来感头痛程度明显加重,夜里疼痛尤甚,痛如针刺样,疼痛由颞侧放散到前额,甚时满头发胀,伴全身不适,汗出,休息及口服止痛药症状缓解不明显。疼痛发作时用头巾紧裹患处症状能缓解,遂常年裹着头巾。曾行毫针刺治疗月余未见明显效果。行颅脑CT检查未见异常。舌质稍暗微紫,脉弦细。诊断为偏头痛(瘀血阻络证)。以三通法治疗。取阿是穴点刺出血,肝俞、膈俞点刺出血拔罐;再以毫针微通,取风池先施苍龟探穴针法再施龙虎交战手法,丝竹空透率谷、颌厌透悬厘,捻转泻法1 min。留针25 min,中火针点刺血海、足三里。微通每日1次,6次为1个疗程。强通及温通法5日施治1次。经治40余天后症状消失。随访至今未见明显复发。

按:本案因肝郁气滞日久而为瘀,紧裹头巾进一步影响局部气血运行,瘀而更重,故仅行局部毫针微通未能显效。强通微通结合活血化瘀,疏通少阳经气。火针点刺血海、三里温补气血扶正。

例3:某,男,42岁,2011年9月19日就诊。主诉:右侧面肌不自主抽动4年余。患者于4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侧眼睑处不自主抽动,1日发作5~10次,每次持续数秒。此后渐发展至整个右侧面部阵发性抽搐,1日发作30余次,情绪激动时明显加重。屡经中西医、针灸等治疗效不显。曾行颅脑MRI检查未见异常。患侧面部枯槁,舌暗红苔微腻,脉弦。诊断为面肌痉挛(瘀血阻络)。以强通法结合温通法治疗。取肝俞、膈俞放血。用1根毫火针点刺阿是穴、颧髎、地仓、

颊车。中火针点刺血海、阳陵泉、足三里、外关、三阴交,太冲。7 d 治疗 1 次。经治 20 余次后症状消失。随访至今未复发。

按:“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故取肝俞、太冲等穴。本案日久不愈而为瘀。瘀血不去,新血不生,致局部筋失所养而风更甚,故以强通法活血祛风,温通局部经脉以达养血祛风之效。

例 4:某,男,23 岁,2011 年 9 月 27 日就诊。主诉:颜面及胸背部出现丘疹 4 年余,加重 2 年。患者 4 年前无明显诱因于颜面部出现丘疹,色红,继而胸背部亦开始出现。经内服外用中西药物效不显。近 2 年来颜面及胸背部丘疹明显增多,呈暗红色及黑紫色,以结节、脓疱及疤痕为主,脓疱最大约 1 cm×2 cm。舌质暗苔微腻,脉弦滑。诊为痤疮(痰瘀互结)。以强通及温通法治。取大椎、肝俞、膈俞、肺俞、脾俞三棱针点刺放血。用 3 根毫火针点刺丘疹、脓疱局部,中火针点刺血海、足三里、丰隆。7 d 治疗 1 次。12 次治疗后痤疮全部消失。随访至今未见复发。

按:本案病久由热而转为痰瘀互结之证,大椎及背俞穴处施强通法、局部用毫火针点刺起祛瘀化痰以达生新之效。

例 5:某,男,48 岁,2011 年 10 月 17 日就诊。诉左侧耳鸣 5 年余,加重半年。5 年前因过度劳累诱发耳鸣,症状较轻微,休息后稍能减轻,未引起足够重视。此后耳鸣呈持续性发作,渐行加重,并伴有听力下降。经当地医院耳鼻喉科诊断为神经性耳鸣。曾口服耳聋左慈丸结合电针治疗效不显。现耳内呈隆隆响声,二便可,舌暗苔腻,脉弦。辨证属瘀阻耳窍。以强通法及微通法治。取翳风、肝俞、膈俞三棱针点刺放血拔罐,5 d 治疗 1 次。取耳门、听宫、听会及头针晕听区平补平泻法 1 min。治疗 1 次后症状明显减轻,效不更法,治疗 1 月后症状消失。随访 1 年未复发。

按:本案虽病程日久但结合病史及舌脉辨证仍属实证,故口服耳聋左慈丸及电针治疗效不显。乃予强通及微通法祛瘀通络,疏通经脉而收功。

2 讨论

针灸三通法是著名中医针灸学专家、国医大师贺普仁教授总结凝练出的一套针灸治疗学体系。其内容是以三棱针放血为主的强通法,以火针疗法为主的温通法,和以毫针刺法为主的微通法。针灸三通法的理论基础是“病多气滞,法用三通”。《千金方》言:“诸病皆因血气壅滞,不得宣通。”尽管病因有七情六淫、劳倦损伤等,但在任何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气滞是不可逾越的病机^[1]。而病程日久,则会由气滞转化为血瘀。现

代血液流变学也证实,久病患者血流速度变缓,新陈代谢减退,血液黏度增高,血循环减慢^[2]。

《内经》指出“血实者宜决之”“留者攻之”“宛陈则除之”。经络在生理上以通为顺,在病理上因瘀滞而为病。针灸治病之原理在于调畅气机,疏通经络,而针灸三通法以“通”为其本。以上 5 个病例病程均相对较长,久病不愈而有瘀,遂协调采用针灸三通法治。强通放血常取膈俞及肝俞穴。膈俞为八会穴中的“血会”,具有明显活血化瘀之功。实验结果表明,针刺膈俞穴对血瘀证者能有效地阻止血液黏滞性的增高,改善血液循环^[3]。肝俞为五脏俞之一,肝藏血,肝俞具有明显调肝行气,散瘀活血之功,两穴相配祛瘀通络之力倍增。于两穴处用三棱针疾速散刺 10~50 针,然后拔罐,留罐 5~10 min 至“血变而止”。余背俞穴亦如此操作。火针温通经脉、行气活血。颜面及浅表皮肤病用 1~3 根毫火针烧至通红疾速点刺,进针 0.1~0.5 cm。微通法在于探究针刺过程中刺激形式、刺激量和刺激效应^[4]。故宜重视手法的操作及透刺法的使用,如此可增加刺激量,提高疗效。

《血证论》指出:“一切不治之症,终以不善祛瘀之故。”临床上依据“久病多瘀”理论采用三棱针刺血拔罐等法治,往往能产生很好的疗效。但在祛瘀邪的同时宜注意补气血以防放血伤及气血,治疗上可用中火针烧至白亮点刺血海、足三里等,进针 0.5~1.5 cm。火针使穴位发生炭化,机体在自我修复的过程中激活了自身的免疫系统,使得穴位得以长时间刺激而产生长时间的自我调整及治疗作用。

瘀血产生的原因有气滞血瘀、气虚血瘀、寒凝血瘀等。瘀血既是病理产物,又可成为新的致病因素。贺氏指出:凡诸证气机不调、血脉凝涩之顽证,非毫针微通所及^[5]。所以宜依据临床辨证,协调使用针灸三通法。“气通血和,何患病之不除”,瘀除方可络通、方可血生、方可气调。故一语概之:久病多瘀,法用三通。

参考文献

- [1] 贺普仁. 针灸三通法临床应用[M].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9:1.
- [2] 袁光辉,罗原文. 浅述“久病多瘀”及治法[J]. 贵阳医学院学报, 2001,23(2):55.
- [3] 王敏. 谈膈俞穴的配伍应用[J]. 天津中医学院学报,2000,19(4):34.
- [4] 周杰,谢新才,孙悦,等. 贺氏针灸三通法治单纯性肥胖症理论探讨[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14(11):187-189.
- [5] 张晓霞,寇焰,吴之煌. 从贺普仁的“以血行气”“络血学说”理论看血与气的关系[J]. 北京中医,2004,23(3):216.

(2012-10-30 收稿)